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八　　存齋雜纂之十八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二

蓮峰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史堯弼撰

蜀士以文名者皆獲傳於世惟青衣史公堯弼

唐英之文未傳昔張丞相魏公一見公洪範等

論謂義理之學大類東坡手其文示諸子姪曰

讀是則知爲文之道而況今天下學士欲拜下

風而不得豈不矚目於斯文也哉比因編次公平日所著文凡三十卷刊出與衆共之亦以備蜀士之闕文云乾道丙戌八月既望省齋言

蓮峰先生史氏諱堯弼字唐英童丱迥出不凡紹興中史唐英之名滿於搢紳間天下知名士也李巽巖以南北六朝策百送眉陽蓮峰在第二年甚少其文尤該博非幼學所能兄弟三人兄長諱克俊歲辛酉四川類試第一人蓮峰下第東書游東南時張魏公在潭雅聞其名欲一見之蓮峰乃以古樂府洪範等論贄之魏公得

其文示南軒曰此東坡先生之學也留館於潭明年試湖南漕蓮峰第一南軒第二蓮峰因以文章正宗示南軒而嘗曰文章一小技耳蓋每開之以正大之學引而不發也是以南軒平生尊敬東坡先生不忘蓮峰歲丁丑蓮峰偕其弟堯夫登第弟卒南軒以書相開勉其迹中庸復性之理是時南軒葢年未二十也其自得已如此非蓮峰養正之功也哉初魏公謫於潭禍不可測蓮峰獨從之游觀其所贄詩章雖以戰守爲正然其末未嘗不歸之愛民也辛巳用兵魏

公復起蓮峰亦登第人爲之喜蓮峰則曰魏公再用勿用兵乃可不然必再敗未幾果有符離之衂人以爲知言其議論據正不隨世俯仰蓋如此此豈誇張誕謾苟以名勝相推激爲重者之比哉淸全總角侍先公家靑衣江上蓮峰於先公爲同年進士寓居棲禪寺時以小舟過先公率夜漏三十刻乃去淸全傍立拱侍聽其言猶河漢無極也其文至多皆散落不存舊集沒滅今蓮峰兄長之嫡孫師道取而再刻之加以南軒少時一帖併諸公所跋附於其後使人知

南軒少年自得乃蓮峰磨礪浸灌之力可考不誣也師道頃官蜀口遭值用兵亦主愛民之論不貪苟進之功狂童在傍訖全其節以是受知於制閫相公擢守古戎會鄰路有干戈之擾亦不樂用兵以去其尚蓮峰之家法也哉嘉定癸酉年家子任淸全敘

江湖長翁集四十卷 明刊本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前有墓誌 申屠駉撰

陸游序 嘉定二年

自序曰長翁陳子自謂也陳子家高郵自以無

補于世置江湖乃宜故曰江湖長翁物無用曰長物言無當曰長語翁亦然或曰子以長名可也又泰然自得不以長爲歉與世異情何與答曰吾之長自知見審長則不爲人役故不勞自知則無外慕故內足雖然世故有自足且不勞者必有所恃翁所恃偉矣翁以不賤爲貴以不貧爲富以未死爲壽請問之曰向也食以耕衣以績若將沒齒今而取科第厠仕籍爲七品官較之昔不爲賤向也口腹有不充假衣乞米不免也今祿食有田足以勸耨自給視昔不爲貧

生而病醫藥莫適收功不一二瀕死自分中折久矣今且皺革星鬢婆娑人間佳食息未厭世信不夭矣三者人笑其未而吾每得自滿且自慰人求之新吾求之舊有大不同者棋甚拙藉以適意勝負初不計好吟詩爲文詩寓興文寫所欲言不古不工人議之不病也外此無嗜好有子孫皆中材可迪以善進以學甚以田事人識其長若無加之何而吾安而玩之不厭又奚歉使知歉則失夫長之眞矣客噱而去既答客因行而歌曰憑迂衆散聊自迂兮中栩然外則

無望兮適所適以全吾長矣翁名造字唐卿

李之藻序萬歷六年

姚鏞序萬歷戊午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外集一卷 舊抄本汪喜孫舊藏

宋陳淳撰

道之顯者謂之文措辭艱深造語險怪文云乎哉六經乾坤也四書日月也矢口成言下筆成書惟盤誥難以方言初未嘗艱深險怪也蜀之玄蒙之莊如駕蛟螭如攫虎豹文誠奇奇求其照斯道者無有乎爾夫以見知聞知之傳有所

自來孟子而後斯道顯於濂洛濂洛之後斯道顯於紫陽一時門人半天下惟北溪陳先生獨得派漳南始末獲見員以成規方以中矩一聆謦欬紅爐點雪査滓渾融觀其問目如小戴曾子問隨事辨詰毫髮不遺戒懼謹獨二箴與朱子箴敬齋同一轍程張呂言仁二辨與朱子辨軻略同一機字義近思錄也雜詠感興詩也篇篇探心法之淵源字字究性學之藴奧誠又與朱子大全相先後朱子之道學大明於世羽翼之功先生居多當時稱爲朱子嫡嗣其信然歟

讀先生之文當如菽粟布帛可以濟乎人之飢寒苟律以古文馳騁連篇累牘風形月狀能切日用乎否集五十卷湮祕戊申郡倅薛公季良鋟梓龍江書院歲久佚壞乙亥莫春冬幕賓本齋高公念斯文之將墜痛道統之無傳遂乃文移有司力請壽梓于是太守張公是其說推理烏公孫公贊其謀遂以庠廩贏奇委學錄黃元淵之三山邑莊鋟刻而黃又勉齋先生之裔故其奉承惟謹不三月而集事環翁備員教席命序其事生晚護聞揚休玉立不可得而見之矣

所幸者嘉言善行猶未泯焉思昔吾莆陳汶齋鄭子上黃子洪諸老與先生同在朱門著述今無一二其子孫亦不顧惜使皆如諸公之徽前修勉來學安有奇貨横道側之歎哉僕于先生之文讚景仰也夫亦重有感也夫至元改元臘月漳州路儒學教授莆宓軒王環翁舜玉父序

周孟中序　弘治

昌谷集二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曹彥約撰

南軒先生集四十四卷　舊抄本

宋張栻撰

朱子序 淳熙甲辰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宋刊本

宋黃幹撰

案此宋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版心有注延祐二年補刊字樣小黑口宋刊元修本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影宋抄本

宋黃幹撰

後樂集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衛涇撰

先公參政文字七十卷皆樵執簡滕下隨日錄
稾襲藏者也先公平昔著述尙多而樵自入仕
居侍旁之日少於是稾錄之備諸弟之留侍者
有焉孤苦餘生悉未編集樵玆來守永偶公暇
因以所藏者纂錄校讎又命館賓嘉興貢士常
南仲相與覆校繳録諸木而以櫟齋叔父湜所
編年譜冠諸帙首伊欲馨先公之遺文具載備
錄以至行述諡議史傳隧碑幷俟他日續鋟木
云紹興壬辰冬旦嗣子樵謹書

山房集八卷後集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周南撰

校註橘山四六二十卷　明刊本

宋古潛李廷忠居厚著明曲阿孫雲翼禹見注

梅山續藁十七卷　舊抄本　鮑渌飲舊藏

宋括蒼姜特立撰

梅山續藁十七卷　舊抄本

宋括蒼姜特立撰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三十六卷　明正德刊本

宋劉宰撰

前有小像吳節贊　宋史列傳

上缺貫哉漢唐而

後言語性命離而爲兩合乎一者韓子而已原

道一篇通貫六籍然上丞相書則近乎佞贈李

愿序則近乎慢符讀書城南又近乎諂豈道與

文果二物耶學韓子者惟漫塘劉公而漫塘之

文則不然厥渾數世之積累培養雲茅之氣節

秀鍾一身植而爲行發而爲言但聞道鳴以文

未聞文鳴乎道也讀其文雅正如騷詠其詩精

切似選其奏議似檀弓左氏其論思反覆似國

語司馬子長信矣非漢唐以後之文也遂鄉里

晚出嘗侍言論見其所以自命者未嘗以文其在庠序隱然有憂世之志其出入州縣慨然有濟時之用及其屢召不起則毅然以愛族黨禁非鬼恤窮饑撫存歿爲心問之則曰先公之志也吾何敢其薦進人才動十數人爲世有用行足以動旋晃之知仁足以啟鬼神之助望足以壓三軍之亂化足以服羣民之心而道不及行之朝廷達乎天下者天也豈人所能爲哉平生學術根本伊洛至於論說本末則拒而不談嗚呼有黃叔度申屠蟠所不能及既卒數年鄉里

諸友欲發其文傳於世而蚤歲之藳散佚不存
中年所作趙師契者抄錄最多其餘友朋亦以
類至畧計平生之文十未四五其子翁望剛叔
既彙次之名曰前集而留後集以待方來夫文
之遇合有時道之流行不已其存也不爲時用
其沒也僅止於斯文之可貴豈具言足以補益
當世其旨足以覺悟後來道之無窮也遂不敢
以其可貴者而廢其無窮因請書之爲序滴祐
二年秋分日後學王遂序
任佃刊版序　正德辛巳

王臯後序 正德辛巳

漫塘文集三十六卷附錄一卷 明萬歷刊本

宋藉田令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王遂序 淳祐二年

任佃刊版序 正德辛巳

王臯後序 正德辛巳

王蕭重刊序 萬歷甲辰

范崙序 萬歷甲辰

殷溥跋

永嘉四靈詩五卷 影寫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徐照道暉三卷徐璣改中二卷

黃氏手跋曰此影宋本永嘉四靈詩四卷一册昭文同年張子和藏書也余與子和相知以同年其相得則彼此藏書故猶憶癸丑同上春官邸寓各近琉璃廠每於暇日即徧游書肆恣覽古籍一時有兩書淫之目既而子和即於是科得翰林散館改部余下第歸速丁內外艱杜門不出與子和蹤跡殊疎然彼此書札往還無不以賞奇析疑爲最是册於子和宦游京師時從

其家借讀故典籍者有細目一紙備考及子和
奉太夫人諱南還便道過訪談及是册知余欲
傳錄未果欣然輟贈此書遂爲士禮居中物矣
顧余檢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宋板四靈詩三
本亦云有缺則此影鈔者必自三本出惜其目
未載卷數不知所缺同否耳近日雖有傳本較
此絶無影響毛氏云此書久矣失傳幸而得此
眞確論哉嘉慶七年壬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冬
至黃丕烈書於太白樓下
又曰四靈九僧言詩者必推之余向得四靈前

無九僧心猶歉然今復獲毛鈔影宋九僧詩眞

成雙璧惜子和已歸道山不及相與欣賞耳癸

酉四月初三偶校及此因記復翁

案此汲古影宋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

心有字數卷中有宋本朱文楕圓印希世之珍

朱文方印毛晉私印子晉汲古主人朱文三方

印毛扆之印斧季朱文二方印席鑑之印席氏

玉照朱文二方印黄丕烈印白文方印蕘圃朱

文方印虞山席鑑玉照考藏朱文方印虞山毛

晉朱文方印子晉書印朱文方印汲古得修綆

朱文長印

信天巢遺藁一卷附林湖遺藁一卷江村遺藁一卷

疏寮小藁一卷　鮑以文手校本

宋高翥撰林湖遺藁高鵬飛撰江村遺藁高邁

高質齋逝翁撰疏寮小藁高似孫撰

陳克齋先生集十七卷　舊抄本

宋信州陳文蔚才卿撰

程端明公洺水集二十六卷　明刊本

宋程珌撰

道始於太極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洙泗聖人羣三千之士講益明說益備由是而後學者不過服而習之安而行之而已而近世學者乃慨不然思入妄境行入外塗不流於老莊之苦空則歸於篇章之吟詠紛紛藉藉淆亂日甚今珌是集猶有不能盡去者亦或有補於世敎之萬一觀者其審之洺水遺民自序

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刊本

宋陳亮撰

同甫名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

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為四十卷以授予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為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為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于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為德不為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為有罪焉可矣同

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備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閒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龍洲道人詩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曹倦圃舊藏

宋內昌劉過改之撰

古人以詩名家者眾矣予兄改之晚出每有作輒伸大紙以爲藁筆法道縱隨爲好事者所拾故無鈔集詩章散漫人間無從會猝澥嘗游江浙渉洮何得詩詞表啟序于所交游中纔成帙多爲同儕取去歲月久無應酬幾不能給或以是而獲謗吁上而李杜韓柳近而歐蘇陳黃大篇巨帙爛如星日絢如綺組膏澤流于無窮于此何足祕哉用是鋟木以廣其傳每得名賢序

跋詩文亦多嘗陸續以刻少有舛闕不敢輕易
竄易或收善本能一賜參對至願時端平紀元
六月望日劉澥謹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九卷　明安國活字本　周亮工舊藏

宋魏了翁撰

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
讀書人一念厚蒼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內
興起未艾也而文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厭五季
之萎薾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事織組則楊晏
爲之倡已而回瀾障川蹶叓返樸崇議論厲風

節要以關世敎達國體爲急則歐蘇擅其宗已
而濂溪周子出焉其言行道德參務而惟文之
能藝焉耳作通書著太極圖大本立矣餘有所
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
傳探天根西銘見仁體通鑑精纂述擊壤豪詩
歌論奏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餘學其弊至於
志道志藝知有語錄而無古今始欲由精達粗
終焉本末俱舛然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亦豈
周子之所尙哉此淵於鶴山魏公之文而重有

感也南渡後惟朱文公學貫理融訓經之外文
膏史馥騷情雅思體法畢備又未幾而公與西
山眞公出焉淵生晚不及見考亭之典型獨幸
接二公之緒論歲在丙申魏公假督錢道吳門
淵辱兼知 元故 讀公詩文爲尤熟公薨
背十二年而二子曰近思克愚稡遺藁刻梓屬
淵序發之淵竊惟公天分頴拔早從諸老游書
無不讀而見道卓守道約故作爲文率深衍閎
暢微一物不推二氣五行之所以運微一事不
迹三綱九法之所以尊言己必致知力行言人

必均氣同體神怪必不語老佛必斥攘以至一
紀述一詠歎必勸少諷多必情發禮止千變萬
態卒歸於正及究其所以作則皆侚體要而循
法度浩乎如雲洶空而莫可狀粲乎如星寒芒
而莫可干蔚乎如風縠波而皆自然也其理到
之言歟其有德之言歟程張之問學而發以歐
蘇之體法歟公文視西山理致同醇麗有體同
而豪贍雅健則所自得故近世言文者曰眞魏
要皆見道君子歟公早擢峻第晚躋政途然身
未嘗安於朝廷之上使得行其言以措諸世如

藝祖之訓而用之詎止如今所稱者而天不假以年故所可見者文而已惜哉淳祐己酉夏宛陵吳淵序

端平二年冬潛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時文靖魏公繇樞筦督視江淮京湖軍事其始辟幕府領袖之士匄極天下選然猝以時好向背違不就潛於公非交游知舊亦驟辱拔引爲上客或謂潛曰盍辭諸潛曰公善類之宗也可無從乎乃疋馬追公於溢浦之上雖玉帳賓籌專務戎事而暇日尊俎笑談獲見公高文大册及聞

公崇論宏議曰充然有所得也嘗曰學必本六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謂正道彼邪說詖行是乃荊榛闢而通之則理到文醇矣至于天文地理禮樂律歷官制兵法典章文物莫不究極纚纚如辨白黑而數一二潛益信公根柢學問枝葉文章落陳啟新翦華抵實天出神人不可羈控此豈偶然之故哉後二年公歿潛哭之流涕曰天喪斯文矣又十有五年公之子近思克崇相與蒐遺亡軼有正集外集奏議凡一百卷將鋟梓行於世既屬叔

氏序其首又俾潛曰子爲我申言之潛竊謂渡
江以來文脈與國脈同其壽蓋自高宗喜司馬
文正公資治通鑑謂有益治道可爲諫書自孝
宗爲蘇文忠公文集御製一贊謂忠言讜論不
顧身害洋洋聖謨風動四方於是人文大與上
足以接慶歷元祐之　至乾淳間大儒輩出朱
文公倡於建張宣公倡於潭呂成公倡於婺皆
著書立言自爲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奥性
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倫而扶
世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

之所以異於殊域吾道之所以異于佛老有君
臣而不蝕其綱常之正者功用宏矣永嘉諸老
如陳心齋葉水心之徒則爲制度器數之學如
日實用以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
然亦有足稽者寥寥四五十載我公嗣之識照
古今而不自以爲高忠貫日月而不自以爲異
物望在生民名望在異域文章之望在天下後
世恭所謂兼精粗一本末集乾淳之大成者也
惜其位不稱德命不待時不及相明天子以興
禮樂致太平而斯文之澤所見俾止於此悲夫

公諱了翁字華父邛之鶴山人天下士師尊之

曰鶴山先生云淳祐辛亥四月哉生明太中大

夫新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同提舉編

修經武要畧金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吳潛後序

余髮未燥聞鶴山先生名年志學誦鶴山先生

文先生將漕鄉邑伯仲叔季從先生游余於定

省餘暇獲聆先生謦咳惜年少不敢犯互鄉之

譏既冠束書蜀學有志䠱門而先生已得君致

身清要勢分愈胥㬋歲乙酉余忝以春秋竊第

謂可借玉階方寸吐平日欲言繼先生芳躅得

旨兒臨軒斯文機緣似與先生不偶越二十餘

載僥倖分倅靖南嘗記先生鶴山書院記有曰

山　瀨漈　皆謂是行之何風月之足云余謂

夫子所居召伯所憩忠信可行余何幸焉適郡

太守適先生長翁氣味相投一見傾蓋至之日

謁宣聖造書院講釋菜禮覩先生道德顏容如

夢寐所見暇日索先生文集長翁以姑蘇所刊

本𨻶教爇香細玩凡關宗社之休戚邊庭之利

病敵情之眞僞世道之厚薄畢萃此書有則已

亡則書余自顧此行所得良不淺也惟字畫尚
舛訛費點勘擬命工刋正旋以遷　去攜
本至京邑偶嘗對竊先生緒論稱旨出守涪陵
繼叨西臬距先生衮鄉百里許家有先生遺藁
刋正之局方開嘉定法椽趙與楙　得於先生
次翁溫本相過字畫精紙墨善意無以出其右
尋熟讀則舛誤猶姑蘇本既而制幹何塤濟幕
朱景行昌士廬　皆以所藏先生雅言周禮折
衷大魁之作來至如墓誌書劄等文　與大全
集者項背相望類成一編比姑蘇溫陽二本加

詳焉余謂是編不容不再刊之先生殘編斷簡散落人間未易裒集復命漢嘉士楊起寅偕寮友日夕相與校正孱工鋟梓嗚呼天喪斯文則已猶若未也則開卷瞭然百年之利害百年之得失百年之安危如蓍龜前知其或繼之者雖百世可知也本集已有退庵之序履齋之文可以爲重矣余何措一詞深恨四郊多壘工則取之於驚徒力則取之於樽節紙墨則取之於散亡要以是紀斯文之不墜若曰字精工巧墨妙紙良將有望於方來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諸

生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 下缺

邵寶序 嘉靖壬午

暢華跋 嘉靖癸未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 明刊本

宋眞德秀撰

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更千四百餘年以至于宋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程子沒又更百餘年而考亭朱子出然後聖人之學益以大明當其時傳其學者多矣至于聞而知之者則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是已

先生爲朱子同郡而生差晚弗獲及門受業獨
嘗私淑而有得焉自以爲受朱子罔極之恩益
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是權相立僞學之名
以錮善類先生獨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講習服
行上以告其君下與學者語未嘗不誦言朱氏
其言曰學者讀文公之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
疑其說之未盡故嘗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
涵泳旣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
解近思錄諸書如此數年則於義理之精微不
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爲一致講貫乎此

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
其可耳於乎先生之言如此故曰先生之學朱
子之學也先生探道專一資深守固其平生所
著若讀書記心政經之類皆行于時獨其他
文文集分爲五十一卷者世罕得見予同年建
寧太守常熟張君公瑞近訪得之地官郎楊君
乾叔所因作而歎曰書坊群籍遍天下有如西
山又郡人使我爲郡而是集忽諸豈非缺典遂
圖梓行且思所以校而叙之者適罣被放南歸
過焉則亟以見委曰子不得辭也明年公瑞考

績北上而予友太倉姜君夢賓諭貳是郡其僚
節推李君明德間以爲言夢賓則又以書來督
厪念前哲漸遠緒言日微世之學者方疑朱子
之說爲未盡顧如先生之言足以左右考亭發
明正學者又不盡傳於世私竊慨焉今幸斯集
一出庶或有因先生之言以求朱子之學而得
數百載寥寥之遺緒者則諸君是舉爲有功矣
遂爲序正而歸之正德庚辰冬十二月望日後
學莆陽後峯黃鞏謹序

東山詩集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葛紹禮撰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 舊抄本

宋洪咨夔撰

宋杜清獻公集十九卷別錄一卷 明刊本

宋中書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贈少傅謚清獻黃

巖杜範著

黃綰重刊序 嘉靖二十六年

符驗跋 嘉靖丁未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九　　存齋雜纂之十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三

鶴林集四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吳泳撰

東澗集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許應龍撰

方是閒居士小藁二卷　舊抄本

宋劉學箕撰

有隱君子劉習之屏山先生的孫七者翁之暮子也飲酒賦詩自其家風年未五十忽移家築室於南山之下疏林剔藪引泉植竹蒔魚種秫造亭立館其最宏敞者乃方是閒堂也堂據池上芙蕖碧水桃霞梅雪具勝四時若壺天然日與佳客飲飲醉吟詩詩成更酌或至達旦明日復然若竹林避世者今十年矣游季仙近得其新舊稾一編歸以相示予歎其筆力豪放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至若松江哨遍直欲與蘇仙爭衡眞奇作也使屏山先生七者翁二

君子不没見其若子若孫如此豈不欣慨不惟季仙溟涬弟之雖老淡亦須放之出一頭地但近世詩人零落殆盡無可考訂前輩唯一章泉老人近在玉山予欲爲之拈出以求印證季仙學詩於習之者當毋吝一往嘉定十年立冬日溪翁劉淮序

自溪翁還閩游季仙足跡不復到吾廬今日忽犯寒來問其來之故則袖有所銜出之乃吾契家劉習之詩與書遣發緘觀之令人應接不暇自卯至申大略已盡大抵古今詩文一事耳若

次而言之則所取或多極而言則然者蓋寡習之詩佳處因多矣如與二猶子送生荔枝詩驪山往事不古鑒艮嶽馴到胡雛狂如夏雨歎舊會既收新會降遂令百姓愈惶惑之類殊有風人之體如追和林子仁絕句不類和者如武夷山長句欲刪十年不到武夷山幾與神仙絕往還我見溪山渾似舊溪山見我鬢毛斑自是一好絕句昌蒲記不惟贊詩俱佳而記三十四盆斛亦有筆力所寄兩集既經平子矣而習之因溪翁之言必欲使季仙問我我見如此季仙口

雖諾矣未知其心以爲如何又未知習之以爲如何又未知溪翁以爲如何溪翁劉氏字叔通習之名學箕季仙名郴嘉定丁丑十月二十九日東里趙蕃昌父書

喬木故家何地不有聲名解愈久彌著口以文獻未遂也維忠顯劉公節詞凜然少傳甬山先生大動粹學前後照映我外祖忠肅公又爲近世名樞輔諸舅角立頡頏縉紳之休可謂盛矣方是閒居士乃獨隱約游戲翰墨間所以振起芳烈者蓋在此而不在彼必愿試邑道德之鄉

負念一掃居士之門忽不鄙賜書且教以小檗二集風啟展玩洞心駭目左酬右接竟日不暇讀卒生荔枝詩云書生不負盛國手賦成何日奏明光和辛稼軒金縷詞云國恥家讎何年報中夜聞鷄狂起舞固知居士之立志卽忠顯少傅忠肅之志而養浩堂分題則深悟乎持養志氣之不遜又知居士之講學卽屏山先生之學也劉氏文獻其眞不墜矣居士負挾所長施用未究是豈終隱約者耶必愿欸嘉不足期望賓勁若夫律語之工詞藻之富見於林邸之勝賞

寓於河海之高興則有東里溪翁二雋老品題可以證信非必懸曉隨所敢贅贊也嘉定戊寅上元日甥開封趙必愿再拜謹書

游季仙來山中相訪索余詩文不置口辭拒不能爲檢尋舊倡和揭出一百首新作七十首雜著二十七首詞四十一首集兩編以附其雅志余語塵俗不足道季仙先世文學彰彰在人口而季仙伯仲詞翰又皆稱于朋儕今棄彼取此豈厭膏粱而思藜糗忘黃鐘而取瓦缶者乎因書其後而歸之嘉定丁丑重陽後十月種春子

劉學箕習之父書于方是閒堂

疇昔之日郴與先生把酒論文揮金結客慨然有志天下之事功是所謂交游者也今之日先生浩然之氣充塞宇宙學問文章出處議論與古人齊驅並駕而　學日益荒文日益退所養之氣且又休于時而不能屈伸葢今吾非故吾矣吁可歎哉謂之交游可乎不可也是當以師事之先生英雄人也號種春子而隱于耕莘野渭濱其同吕歟豈眞隱哉少需時耳暇日發爲詩文游戲翰墨亦豈徒云乎哉識者當自知之

此集二百餘篇凡三萬言郴親授先生之前而手編之朝而誦莫而誦而語諸同志曰我得師矣行有遇焉先生以爲然乎辛終敎之季秋中

澣學生游郴書

世輿之友吳介父一日出諸公所賦專壑七詠數巨軸謂世輿曰仁夫屢見此詩矣君詩人也幸毋泛觀之世輿領其誠旬餘始得之其間獨方是閒劉公傑出衆作辰歡敬誦愈誦愈高如太羹元酒具有眞味恨不多見之季仙近自五夫還曾晤之初未暇他語首出公詩文世輿始

得縱觀熟讀愈多愈奇又恨其前者未瞻際之季仙旦夕又從公遊世興又恨以係小子失丈夫不得偕之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季仙幸爲我誦此詩以道意季秋二十五日石溪癯翁周世興仁夫書

季仙臨行復出此集如畫壁賦一枝堂記等六十餘篇皆不在詩軸中文章公器季仙珍而不盡以示諸朋友意果何在焉得此集遍傳人間俾學者知所宗季仙不得而私有之後一日周世興再書

眞金良玉自有定價文章亦猶是也炳久矣聞
方是聞丈盛名惜未識之今覩其文章詞翰飄
逸粹韻超拔仙復在人間矣季仙平時馳騁文
筆應自知之不然安肯甘拜下風而事之以師
雖然師友之間又當求之以心不必求之于迹
作文之法季仙其得師之心乎季仙能文其必
有得于師之心矣炳過言之幸毋誚二十七日
城山丁炳文叔書
方是閒先生爲屏山先生之的孫其文章高爽
詞意閒雅眞可追配前作豈非所謂海之支流

必皺　之棄屑必潤者耶然先生生平志四方
足跡半九州其胸中名山大川收覽之富凡所
以發越其性情膏潤其筆端者又非必有所由
而後有所詣也日錄詩藁至多今季仙兄所受
特其緒餘嘗鼎一臠旨可知矣下澣日門士劉
友直伯益書
涓納交于方是閒丈垂二十年矣觀其文辭玩
味心服起敬起歎嚮昔之日盍未嘗傳示于人
也季仙此來未踰旬日慨然屈樞衣之扎手抄
一集歸以示諸朋友季仙之心公而且明涓所

不逮然季仙之明惟知師之文章典雅至於師之致知格物以及于絜矩之道季仙則未之知也季仙未知而余何以知之蓋公暇日與滄共論性理之學且曰絜者度也當以斯義爲正然後知公之學以已之能而絜古人之所能斯文之作理與心契自合大方故香山之詩坡仙之文今古相望如出一手者是皆絜矩中來也今季仙師事之固爲得師矣然致知格物之學季仙所未問者又將次第而問之孟冬一日演平黃滄端夫書

方是閒先生立硯之丈人行也少日和諸公梅詩有清香觀別風傳信瘦影橫窗月寫眞之句先君子嘗切歎賞而文公亦云壓倒座客歸乃以語立齋曰此實未經人語者逈出諸昆之右作者所不及異時必成名于當世然已爲文公及先君稱賞如此今文公下世十有七年而先君下世亦二十年矣而先生之文日進火然泉達駸駸不已平居暇日酬唱吟詠聯篇累軸積而成集者富甚今游兄學詩于先生先生揭出詩文二百篇以授之游兄將欲刊行諸公收置

惟恐或後惜乎文公與先君俱不及見之先生雖不汲汲于仕進但抱負如是豈林泉所能久羈者耶殆將見諸事業摛辭玉堂待詔金馬作爲文章以歌誦朝家之盛德當與殷頌周雅爭輝並美傳之後世又豈 此而已哉東里先生溪翁劉父皆先君之友當世之詩人也今輩行與先生遊且爲敘以冠其首刻梓有日立雖不肖敢書其末以表先君子之知言云莆田方立

謹跋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此少陵詩也李杜文

章在光焰萬丈長此昌黎詩也元微之白樂天之互相推明歐陽公梅聖俞之遞相許可豈有他哉蓋惟己之高則足以窺人之高使我胸中之造物不足焉能發人之巧耶方是閒先生種德家庭天姿秀發沉浸醲郁溢爲詩文卅年賦梅花晦庵先生見而奇之其日煆月煉益久益工敬觀是集所錄愈讀而愈不厭趙東里以下諸公皆嘗勵曹劉之壘拍李杜之肩者一見擊節而序之質之古人無間然矣牧不能詩敢以私意評品追誦先生之言載味諸公之序書數

語于後不失爲寄人籬落之下幸毋哂焉祐山

張牧書

洛陽少年論事不合一旦適去弔所賦鵩皆悲傷怨懟之辭君子許其才而不許其學至杜陵野老飢寒流落一詩一詠未嘗忘君天下後世謂之詩史其以此耶大丈夫不負所學不得自見于斯世則已何至于怨乎若是閒居士忠顯聞孫西樞猶子機雲阿咸書叢滿家居士合得一官而乃廉靜退託毅然有隱約之志脫軒冕而就薜蘿去廊廟而履巖壑此政與洗耳采薇

謝故人釣富春者同量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居士得之矣以莊自登屏山之門見居士于總角風韻豪爽有超軼絕塵凌厲宇宙之氣其後遊襄漢經蜀都寄湖湘歷覽名山大川取友於天下自六經諸子史傳百家之書與夫天文地理讖緯之學古今文集典故之文歷世醫藥方技異書奇字莫不研究所以其文窮贍淵源其詩雄麗清壯如長江大河波瀾起伏有優游自得之趣而無慘戚無聊之意有疎曠自放之志而無怨怒不平之態方且浚流為池壘石作山

藝花行柳紉蕙賦梅種春釀泉酌客終日清談不倦多識前言往行聽者聳然直有先世古君子之風其視功名利祿爲何等物尙何怨乎雖然抱負所學如此豈終窮者朝家旌忠褒節訪其子孫之賢而錄用之必有任其責者然於居士何所加損焉以莊於居士旣親且契遊從甚久知之最深不敢泯沒其心姑敘其風槪如此若夫品題之言猶在耳則有文公遠庵丁前序詩以名世傳遠則有東里溪翁于後使覽者有考焉方外士陳以莊敬叟書

季仙玩侮一世學恃家傳才恃天稟搊莬古辭娓娓數百言不倦雖古作者復生不肯少辟其席而況北面乎人今乃北面于方是閒居士者豈居士勢以歷之氣以勝之耶且居士之文予丱角得而讀之以知其薰班馬之香摘屈宋之餘人皆服其追逝古久矣時季仙未之服也今掘衣趨隅口誦心維至于筆之書者非徒服也昔沈諸梁之不識孔子陳了翁之不識伊川俱不免見譏于當世季仙之顧師毋乃責沈之遺意歟幸多以酒沃之毋使當時叛道如湜

籍輩也叢亭劉璪書

右方是閒居士小藁二集乃從高祖種春公之所述也舊已鏤板因燬于兵遂失其本近偶得於邑士家捧誦欣喜如獲重寶益居士厭珪組之榮樂林壑之勝得以從容於文墨間信能振家學而衍遺芳者也今幸其詩文猶存其可泯而無傳乎遂復授諸梓非敢必其行世庶幾族之子弟得以諷詠想像有所感發而興起則世業不墜書脈復續是所望也幸相與勉之時至正二十二年歲在辛丑暮春初吉從元孫張百

拜敬書

案後有至正庚子仲冬屏山書院重栞木記

方是閒居士小稿二卷 舊抄本 張月霄舊藏

宋劉學箕撰

劉淮序 嘉定十年

趙蕃序 嘉定丁丑

趙必愿序 嘉定戊寅

自跋 嘉定丁丑

滄洲塵缶編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程公許撰

余自童丱從師習舉子藝業每竊窺古人文章輒欣然慕之日課有程度稍間則滌筆硯屏處一室中試爲詩章騷賦等作父兄密覘進而責之曰士生今世舍科舉何自致身而所嗜獨不爾得無左乎拱手對曰小子不敏敢不斂手於父兄之命雖然竊嘗聞之匠石爲人營宮室大小廣狹圓方短長視主人所欲爲度羣材會衆工以迄于成亦惟規矩繩墨運于心而措諸手者何如耳若曰我能是我不能是奚取於匠石爲父兄若然其言未嘗不深抑之也逮冠用志

益苦常病記問不能過人而伐柯取則粗究端緒再貢里選充賦于類省主司皆奇其文以爲脫去時文窠臼辛未忝綴末第自是始得肆力於翰墨之林蜀之儒先若後溪劉公雁湖悅齋二李公浩齋楊公皆辱進之函丈指示繩尺而東南哲艾則有菊坡崔公昌谷遷經二曹公先後推挽游揚引重是數先生者其學行風節薰炙日久所得不但文字而已獨浩齋謂文非學者先務每侍坐必誨以蒙莊文滅質博溺心二語余固服膺其言勉自謹飭而宿習深痼文思

一動伸紙濡筆飈激泉湧沛然不得而遏亦不暇於擇也日月邁矣甲子一周學不足以通古今才不足以勝煩劇謬當推擇職忝詞翰公暇閱所藏藁編盈箱篋因取筮仕以來次第編綴古律詩以一官爲一集賦騷箴頌銘贊書序記誌表啟各以類相從奏篇論議內外進退故事則自爲一帙追念三四十年間幼而壯壯而老所遇有逆順所作有工拙固當投剔麗雜采綴精英以必其傳之久披編一閱堅白同異無非前塵分別影事而弊弊然猶欲追其一字一語

之精與否勞形怵心老而不知息觧不爲遠觀之一笑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是以始於是之之爲非也寍知今以非之之爲是也後日不又以爲非乎余自中年喜交方外粗聞至道之要方當落華取實反求其一性之元而友朋尚欲索我於言語文字間用采陸士衡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於鳴玉之句名其編曰塵缶併敘所以未暇蒐擇之本意友朋見者幸無强之以雲雷之飾責之以宮商之音庶幾萬一不以吳楚之僭取罪於當代作者是編成於淯祐

改元歲辛丑之中秋嗣有諆述續綴右方程公

許書于翰苑之摛文堂

西山眞先生文忠公不喜作詩嘗語門人曰予

每不滅班史古今人物表且有感程正公且作

第一等人之言頃詮次聖賢別爲一表以傳道

者爲第一德行次之節義又次之而後及於講

明學術之儒先建列論議之公卿植立功業之

將相曰循吏曰逸民皆品列臚分之若文藝則

在最等之下詩又其下矣僕有請曰若然則删

後信無詩乎先生曰有之寬閒寂寞之濵寄興

沖濬惟有陶靖節顛沛流離之際一飯不忘君惟有杜少陵其餘則有之不爲補亡之不爲缺先生雖不喜作詩而其言則深於詩矣今滄洲程公以道德文章之緒餘發而爲大篇短章無慮千百題方濯纓乎滄浪偃蓋乎仙谷覽峨眉象耳之勝吸錦江瀘水之清落筆成章神閑韻遠寘之經曲阿游桃源及雜詩中所謂何其聲之似我君者旋罹兵戰脫身豺虎中冒瞿塘灩澦而東下也念家懷土雪涕行塗前有思治行後有感懷成都十絕可與北征同工異曲他如

大地衆生愁喝死清風一壑可能專等句疊見層書極其惻怛謂非從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得乎使吾師文忠公見此帙必喜陶杜之後有人矣抑僕所訝者年來評詩往往北面晚唐恍惚形似爭相位置其觀其自謂得意者其格卑而猥者其氣餒庸者其意纖以壯澁為平淡以淺俳為閑雅以要褭婉弱為得幽深之趣公則不然其勢雄健如靈鼉之擘泰華其步驟迅捷如峻坂之走銅丸時乎綺麗如晴空霞彩奇譎百態時乎蕭散如孤雲野鶴不受羈馽蓋其

學曆經飫史含莊咀騷采綴精華材料飽足故能兼陶杜之體而有之長袖善舞理固應爾詩乎詩乎晚唐云乎哉僕非能詩僧爲後序先之以詩說人必不以爲非終之以臆說常有謂其嗜好背時老獨不改且駡且笑者公亦能爲之解紛否臞仙王邁敬書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　舊抄本

宋華岳撰

浣川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戴栩撰

冷然齋集八卷附補遺附錄 舊抄本

宋山陰蘇泂召叟撰

安晚堂詩集七卷 舊抄本 盛百二舊藏

宋鄭淸之撰

滄浪先生吟三卷 明刊本

宋嚴羽撰

林見素序 正德丙子

李堅跋 正德丁丑

吳銓跋 嘉靖乙酉

滄浪先生吟二卷 明刊本

宋樵川嚴羽儀卿著

宋李梅亭先生四六標準三十九卷　明刊本

宋李劉撰

梅亭先生言語妙天下而四六尤膾炙人口比眉山所刊類藁已盛行世客有求逢吉所藏四六欲鋟之梓適先生以儀曹召弗敢請客求益堅姑授以先生初年館月湖及湖南蜀川所作名曰四六標準繼此當陸續以傳門人羅逢吉謹書

可齋雜藁三十四卷續藁八卷續藁後十二卷　舊抄

本　張月霄舊藏

宋覃懷李曾伯長孺撰　嗣男杓編次

藁以雜名非純也余自弱冠共子職既而從諸公幙歷中外涉顛不靈終其身吏俗中間隨事以酬應托意於模寫自少而壯壯而老夭閼剡藤者多矣其棄而將蒙藥補不復可記憶篋中斷語零落本無足采年來憂患摧折思致愈不逮前一日與書藝親友偶閱舊作一二有勸以刊諸梓示兒曹者姑俾芟次之杜園綴緝淺近畢陋終不及君房語譬諸山肴野蔌聊爾雜陳

倘俎諸五侯之鯖當囅然一笑道祐壬子夏五

日日可齋書于荆州杞梓堂

士君子生斯世功業文章其本雖一而不能兩

全者天也本朝功業之盛莫如韓范忠獻春雨

桔槔之篇膾炙人口至辨論新法一疏精於經

術諸儒有所不逮而上之人以出於强至疑之

矣文正岳陽樓記精切高古而歐公猶不以文

章許之然要皆磊磊落落確實典重鑿鑿乎如

五穀之療飢與世之綉章繪句不根事實者不

可同年而語也可齋李公早以功業自許而詩

文操筆立就精妙帖妥負出時流余曩與朝夕每歎其得於天者厚一別將二紀而公功業赫奕於時一日貽書以其在荊襄者述二編見示且曰蠹魚活計我尙願留情焉余熟觀而歎曰功業文章難兩全久矣而公之志欲兼之顧今邊事孔棘公已一身櫕當荊蜀之衝屹然如長城萬里上之倚公不啻韓范豈當復與書生文士校短長於繩尺間哉諸葛孔明出師一表前輩以爲與伊訓說命爭光才德之盛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余所期公於異日者也余旣以此

意復于公仍書以遺湖北倉使劉和甫鋟俾刊之編首益相勉厲以盡朋友之義云寶祐二年龍集甲寅閏月上澣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秘書監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讀尤焴序

先公少保觀文可齋雜續三藁初侍官荊湖時爾伏會稡而鋟之梓繼而庾使介軒劉公鐵又刻之武陵端明木石先生尤公焴序于篇首二刻之行乎世也久矣昔我先公羽忠翼明簡知當辰入儀著作出更幹方于淮于荊于蜀于湘于嶺于鄞海嘉謨勝畧指陳手奏靡不援據古

詛鋪繹事情炳然如丹其勳在王室書在國史至於春頌賦詠游戲排偶足跡所至篇帙隨積其間代庭闕參幙畫掾都曹凡廟堂闕府諸所製作多出公手見者歎服曰冠冕佩玉之文也先公少厲舉子業薦於漕者三晛賜奉常第殆天者酬之而先公慨如以不得奮自場屋為恨生平為文初若不經意或時抓髯散步俄頃抽思泉湧口授筆吏有脫腕若五六千年間所作何限散逸亦不少矣歲戊辰先公棄諸孤覩遺草而有思儼慈顏其如對今所傳者手澤存焉

藐是不肖大懼弗能讀以闕于前文人光嘗欲手抄小帙未果會書市求爲巾笥本以便致遠杓曰是區區之心也亟命吏楷書以授之棗刻告成用識于後咸淳庚午仲冬嗣男杓百拜謹書

續稾自識曰雜稾鋟梓出於兒輩裒次中多少作未嘗不動壯夫之悔一 一季間復應酬又欲從而續之姑徇其意然軍書蠶午中安有好語徒重作者笑寶祐甲寅四月既望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從天一閣舊抄影寫本

宋劉克莊撰

續藁五十卷起淳祐己酉至寶祐戊午十月間之所作也余少喜章句既仕此事都廢數佐人幕府歷守宰庾漕亦兩陳臬事每念歐公夔陵閱舊牘之言於聽訟折獄之際必字字對越乃

敢下筆未嘗以私喜怒參其間所决滯訟疑獄
多矣性懶收拾存者惟建溪十餘册江東三大
册然縣案不過民間雜蟲得失今摘取臬司書
判稍緊切者爲二卷附於續藁之後昔曾南豐
元豐類藁五十卷續藁四十卷末後數卷如越
州開湖頃畝丁夫齊州糴米斗斛戸口福建謂
兵尺籍員數條分件列如甲乙帳微而使院行
遣呈覆之類皆著於編豈非儒學吏事爲言細
語同一機㮣有不可得而廢歟姑存之以示予
孫開慶改元上巳日克莊題

儀顧堂集有跋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 宋刊宋印本

宋劉克莊撰

作者不祈人之知知之者常在數十年之後從上諸名人皆云然蓋未有其人之好惡未齊而其文之聲價已定者貶充小疵笑愈大怪悠悠穹壤俗喙一談昔之人固有忿恨于時而棄擲其平生所作者或瘗以塚或泛于弧豈非痛識眞之難耶獨我祖宗盛時儒學明而上具眼文章家之品目未嘗以窮達爲高下若歐曾蘇之

名以文梅黃陳之名以詩雖其人困躓寂寥詘者詈者附和同聲而片文隻字人人賞重其傳則自若也中興百年以文字行于今者其最大亦十數家大半手自編次一時或遇或否互爲升沈于文何加損焉此我朝人物議論之公有非前代所可及也後村先生劉公得文名最早排詆于時亦最甚僕幾少公七歲而嚮昔受學樂軒時已嘗誦公南嶽藁蓋吾師一日得之喜甚呼而語僕曰子于詩喜義山禹錫二氏是編猶有劉李所未到者余受而味之曰此世所稱

二劉諸孫者耶此章泉澗泉諸老之所畏者耶此水心所謂可建大將旗鼓者耶兩鄉相望雖未能數合而其人則未之識也既而僕走江淮後村以讒廢十年矣身雖詘而文日傳時從數千里外有能道其名而誦其詩語以爲今人率不信亦知公之詩名久而傳者遠矣端平初余留太學偶謁計幕湯公巾後村時以西府掾對晌辭語余曰予得潛夫對疏乎言所難言非特詞章爲妙西山之門此爲巨擘余于是知公于詩之外尤有過人者然猶未及登門也余成進

士南歸後村旋亦去國始克見于其居挾藁過從凡一載歲頗常聞所未聞中間揆攜時掌寄以新藁聞者必爭求之丙午余待罪校讐府公自江左甫見上卽錫第長蓬山專史事閱未幾日又入經幄直綸省僕于公爲列屬遂得時見講卷詞草諸篇每每精妙絕出無何乃以留黃不奉詔去而掖垣諸藁膾炙于人好文者至傳寫以相貽是知公之進退不得志雖甚于諸賢而文字之傳亦非意見不同嗜好相背者所可得而抑遏也昔者李定之于東坡且以奇才見

乎況他人乎然世猶以全集不盡見爲恨去秋
余補外此來間得語從容屢以此請而公謙遜
再三不之許余曰莆名郡也前輩諸聞人文字
散落不少夾漈著書最多可名者七百種今之
存無一二艾軒沒五十年遺文始裒集僅得二
十卷放失知幾何他如次雲之詩西軒之賦與
先正二劉所作則世無復見者矣前之守于斯
者能無愧乎僕將逃此媿于後公獨何所靳于
今此非爲僕賜爲國人賜也公于是不得已而
出之余旣盡公所藏刊之郡齋且連月諷詠不

去手乃斂袵而歎曰夫文章非一體能者互短長王粲他文不逮賦子美無韻者難讀溫公不習四六南豐文過其詩此皆前輩評論也以余觀于後村自非天稟迥殊學力深到何其多能哉詩雖會衆作而自爲一宗文不主一家而兼備衆體模寫之筆工妙援据之論精詳其錯綜也嚴其興寄也遠或舂容而多態或峭拔以爲奇融貫古今自成爐鞴有穀梁之潔而寓離騷之幽有相如之麗而得退之之正霜明玉瑩虎躍龍驤閎肆瑰奇超邁特立千載而後必與歐

梅六子並行當爲中興一大家數也至于倫紀

奏篇塗歸諫疏與夫某人謝事之詞此又公立

朝大節來者宜焚香誦之不然文豈能徒傳哉

公名克莊字潛夫莆陽人後村者因其居以自

號也淯祐九年龍集己酉中春既望竹溪林希

逸書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大黑

口前二十卷題後村詩後三十卷題後村居士

集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 舊抄本 陳仲魚舊藏

宋劉克莊撰

林希逸序

盧氏手跋曰後村集有百九十六卷今此祇五十卷僅居四之一毛氏津逮秘書中載後村題跋凡四卷此集無其前二卷黃氏千頃堂書目所載後村諸集班班尚多距今未久宜尚在世間然余求之數年卒不見也此集舊寫本字迹灑叚閱之頗不爽目故別加校正重錄如右而以毛氏前二卷之題跋并入焉倘得全集自當各還其舊若不可得則毋寧滙置一處不復有

放失之患後村劉克莊號也字潛夫莆田人學於眞西山以蔭入仕屢躓屢起宋理宗時賜同進士出身官直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定後村詩詞及各體文皆法度卓然爲南宋一大作手七言古風初喜摹長爪生詩人玉屑所載三篇酷與之肖而皆不見此集集中此體亦不多見唯有築城開壕運糧劇陵六七篇而已風格蒼老頗近老杜留花門塞蘆子諸章其本意欲息慮律專尚古體以趙南塘言而止今集則律詩居多石門吳氏後村詩鈔亦無出此集之外者豈

其全者非獨余不及見即前輩亦未之見耶余因其言考其人亦庶幾無愧眞氏之門者乃宋史無傳柯氏新編亦不爲之補文獻通考亦他人之集則嘗采用後村之言而其集亦未著錄幾疑於名之晻晦矣雖然唐書不爲韋應物傳而蘇州之名常在天壤間文章自可傳不仗史筆並後村亦復何憾哉東里盧文弨

篔窗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陳耆卿撰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

兩京餘澤由七子尙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風不復者幾數百年元祐初黄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文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擣遷與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建炎元祐恍然再覩蓋未易當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摹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

君之於文涉獵既多培蘊亦厚規制廣而密波瀾沽而平錯綜應會緯經何等宵澗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郊廟而王度美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至於審其所從不求强同量其所與毋爲易得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也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葉適序

續集序曰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緜延枝脈旁出者無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尙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脈之元乎自周

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无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參洙泗近探伊洛沉涵淵微俶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麓秀鬱而峰峭嶒戶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設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怪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疎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

會之間彊場甚寬而步武甚俏也不幸呂公不
及見而葉公晚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著論
孟紀蒙若干卷質窗初集若干卷以學游謝而
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丞示
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
十年矣葉公既沒質窗之文遂巋然爲世宗蓋
其統緒正而氣脈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
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爲二呂公病其然思
融會之故呂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
高極深精妙卓特備天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

無慮設者壽老一見亦奪躍策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脈厚者又豈直文而已余十六從質窗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囑質窗者囑予也惰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質窗初集既以錄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録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脈之傳來者倘有考也吳子良

序

自序曰予八九歲學屬文十二入鄉校先生長者以其粗工舉業亟進之他未之學也已而杜門衘恤去秋賦遠甚始得肆其力於古今如登

崑崙瑯琳珩璜爛目萬狀欲與之敵而應答不暇於是知作文之難詩詠性情非有感觸不作他文雖强作亦不多見四六之浮至於家阜夔而人稷契讀之欲嘘予心病焉曾四五郡侯逮以牋翰爲囑辭不獲命涉筆無休時今數之不啻千百矣予三十五竊末第人視之未爲甚暮然老態先白臥病日十九或謂予技癢役其形而然予思之誠是也獨以嚮昔勞瘁不忍付之埃土擇其粗可予懷者錄藏之今而後當涵浸乎義理之學詞章之習不惟不敢亦不暇姑志

吾過以諗來者嘉定六年寒食節陳耆卿序

爲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質窗先生探周程之旨趣貫歐曾之脈絡非徒
工於文者也余將指淮東欲盡出先生文以廣
來者甫命工以他役去乃屬海陵謝令範館鋟
初集三十卷蓋先生四十歲以前之作也雄奇
勁正已如此此後此者爲續集理研之而益精氣
培之而益厚法操之而益嚴惜未及并鐫之尚
俟他日云淯祐癸卯上元日荆溪吳子良謹跋

宋四明史彌寧撰

歲在乾道之癸巳太師文惠魏王先生帥閫咸以庠序諸生蒙眄睞寵甚侍立函丈飽聆博約詩埒黃陳詞轢晁晏片文單字膾炙士林域時年二十有二於甲午偕賡燈夕所和寶鼎現詞以獻最沐稱賞先生今在天爲修文郎久矣坛浤然人間無復聲咳不自意後四十年暗影湘南乃得親炙春坊領閤公之幕下摛文琢句追古作者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郁然伯父風烈典刑固存凡兩釆侍席掇拾友林詩藁得百七十

首明作莫傳士爭借錄腕爲之脫囊竊命工録之

張氏金吾曰前有自稱其名曰域厲氏樊榭云集中有鄭中卿惠蟫蚌詩文獻通考鄭域字中卿當即其人也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六字即百宋一廛賦所謂蹟友林之逸品儷聲價於吉光者也

友林乙藁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四明史彌寧撰

鄭堿序

方壺存稿八卷 男刊本

宋休甯柳塘汪莘叔耕著

太史公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而列傳首孤竹君之子乃復續之以力拔山之項羽何哉以其敘屈原賈誼亦復抑揚詞旨且自言發詩書之隱約葛稚川謂述往者以思來者又謂其爲一代之偉才不其然乎叔耕韞霞牋玉滴之奇思出天表蓄而不試憂深思遠未易遽班之賀白也嶧山積石三十二里孤桐琴瑟而鄒魯地接

古稱多儒休寧斷崖鵰石之秀江南鮮比君始一奇乎僕頃爲史官不能取君傳之遂民今一念之歎然未已然猶有期於來者姑以此編寘之方壺修菊寒泉振我淸風子心往矣予壽餘其責可乎端平乙未臘月二十五日洺水遺民

程珌謹書

新安人物以莘齋龍溪爲稱首方壺居士抱邁往軼羣之氣頤神天隱高蹈物表不屑習舉子業以結名利之罔發爲文章雄壯奇偉纚纚然如馭風騎炁與造物者游無一點烟火語古賦

似宋玉詩歌似太白長短句似坡翁不受章律
束縛者眞是邦之英材閒氣也韋齋龍溪豈得
專美於前歟夫以方壺之望受知於文公慈湖
西山三先生宜焯焯自足以名世矣至於扣閽
三疏極論時政六事忠肝義膽皆自學問中流
出雖曰畸於人而合於天使其一言悟主豈徒
日入議論路而已世有枉道而徇時違忠而耦
意者聞方壺之風亦可少愧掌書兄克世其家
薈萃遺編以傳不朽惜三疏猶未之見願披訪
以輯大全它曰太史氏必有傳逸民者咸演重

光叶洽中秋日山陰孫嶸叟書于歙之簡肅軒
文士以逸民特招如老泉以歐公後山以坡公
至於韓子蒼之流皆不繇科目進柳堂居士遇
文公於慶元遇西山於嘉定而汔不遇豈二公
不能爲歐蘇哉余觀西山帖欲居士俯屈以訪
諸貴則其自重難進之節非招不往豈時俗俳
巧馳騖於名場利區朶頤於爵標勢的者斯文
金玉傳之不朽居士之遇榮矣慈湖朴賞之訓
實允蹈之掌書賁孫其猶子也咀其華而藏其
實昔耕之而今穫矣重光協洽歲中秋月溯後

儀王應麟伯厚父書于歙郡齋

自唐以來以詩名世者多矣我朝名賢輩出猶長於詩罔俾李杜專美于前也新安江左名郡山峭厲而水淸激稟氣食土者率多英才休陽汪叔耕嘉定間馳詩聲於縉紳之間且叩閽獻書若有心於用世當時諸老亦有欲爲言者柰時不我與終身高蹈而日以咏歌自娛長篇短句布在方册多有意外驚人語生平之志于斯見之唐卿生晚也固不得而見之矣偶成吏隱其姪棠書訪予於松雪書示詩詞一二篇弌唱三

歎使人不忍釋手誦其詩而可知其人也囑爲之跋唐卿謝不敢其請益堅姑筆此以記之未足以寫柳塘之心也噫古人謂詩能窮人予至是抑重爲柳塘慨乙丑改元東鄞學史唐卿跋

柳塘汪叔耕自新安來應詔上封事一日應同舍生陳斯敬訪余於學省出示詩稾三徧時秋暑甚於三伏前廬偪仄如坐甑中每讀一篇殊覺清爽颯颯自几案生唯恐卷之將盡也周純仁一見以爲我輩人柳坡綦彥文恨未識面叔耕將治歸裝亟來徵此文手自抄數篇且託揚

二同舍孫月賦書五十六字于卷末以還之云妙詩圓美走盤珠照我形骸儀頽除光與離騷爭日月人非爾雅注蟲魚一塵總覽溪山秀萬卷森羅寶玉書誰肯犯嚴開拶口忍教夫子久窮居嘉定戊辰七月之朔閩風劉次臯允叔書

張應元重刊序 萬歷二年

方壺存藁八卷 舊抄本

宋休寧柳塘汪莘叔耕著

程珌序

王應麟序
史唐卿跋
劉次臯跋
汪術跋

宋寶章閣直學士鐵庵方公文集四十五卷 明正德刊本

宋方大琮撰

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既沒余於其家得公諫垣奏疏四又二疏藁而未上右螭直前疏二西掖繳疏三進故事入雜表章二十五如良醫以單方起危疾不雜試也加善奕以緊着救壞局不

泛應也外制三十六如湯盤孔鼎單詞隻字足矣不在多言也如廟瑟一唱足矣不待九奏也居遺補僅數十日而千古之名節係焉通所作僅八十篇而一代之文獻在焉自端平以來天下推賢謙臣曰平齋曰實齋公稍後出幾與齊名初公被上親擢第一義太甚矣人爲公惜公不以爲悔每對必申言矣又於駮論李子道鄧雲從極言之中坐此流落而孤忠自信素論不改猶時於表章致其惓惓焉余嘗謂言非難容而受之爲難凡公所言皆人所難堪然自始至

終無歐余之擯斥而有歐余之福有鄒陳之遭遇而無鄒陳之禍行簡嵩之雖無至誠樂與之意而不能害峴雖加以非所宜言大不敬之罪而卒無中傷者誰之力歟漢人有言主聖則臣直然非公之直也陛下之聖也公他文皆典嚴精麗與人尺牘蟬聯縝密語妙天下可以寶玩尤勤民事决訟或數千言皆切於世教民彝與乎所謂龍筋鳳髓者公之子演孫方袁次爲別集云公諱大琮字德潤也煥章閣學士通奉大夫劉克莊書

張詡序　正德八年

宋贊章閣直學士鐵菴方公文集二十六卷　舊抄本

宋方大琮撰

劉克莊序

壺山四六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履齋先生遺集四卷　舊抄本

宋左丞相許國公宣城吴潛撰

臞軒集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王邁撰

儆帚藁畧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包恢撰

包恢字宏父一字道夫號宏齋建昌軍人父揚字顯道號克齋朱文公有答顯道二書謂其忽畧細微徑趨高妙人謂向見前輩程文從頭寫去如醉酒發狂不可救勸其二一詳　敏道亦有書答之皆欲救正其爲學之偏三昆仲以象山頓悟爲宗以讀書窮理爲障蔽者也恢淳熙九年壬寅生慶元庚申年年十九嘗見朱文公於武夷嘉定十三年庚辰劉渭榜三甲進士初任

光澤簿次任建寧教袁甫廣微爲漕守因相與

宗象山之學爲浙西憲時俗以包㕑呼之于包

龍圖去一字謂其酷也景定四年癸亥年八十

二矣知平江府兼發運使賈似道行公田法時

諸人皆知不便而不敢言惟給事尙書徐

嘗以書諫知臨安府浙西帥魏克愚不肯奉行

苦言諫止似道初患恢屢更民事或不見從馳

書諭意恢以爲不可則止矣乃披襟任責不辭

且贊以爲是似道大喜語朝士謂道夫答書肯

承當矣於是先行之平江而克愚重得罪　孫

遷翰苑而逐恢老謂貪進失人心戕國脈自此

畢始移紹興　召除刑部尚書咸淳二年丙寅

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明年丁卯

正月郊祀恢老病不能拜以道壽遣人給曰臺

諫有疏恢跪蹟出關逝依舊千　其年四月日

也年八十六矣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又明年

戊辰十一月十二日遺表聞贈少保年八十七

前輩謂保晩節難恢豈不知公田之非得一端

明簽樞而遺無窮之穢可鄙也今讀其集文晦

冗而敢于誕所爲三陸祠堂記掞山曰九部字

子美復齋曰九齡字子壽象山曰九淵字子靜梭山疑太極說以無極爲老氏之學周子通書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文公集有答陸子美書回嘗抄二語以示學者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正不待恢阿黨私門也恢恢所謂開闢洪荒說有云崑崙則通無形象無窮極卽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自言之而自違之可乎力辨象山非釋氏禪學詞贊氣餒他日乃曰象山嘗聞鼓聲而悟然則非禪而何少年初見文公乃父亦出文公之門而爲左袒學之所入不正强爲

說而心不明則臨富貴而失其守也至爲太極

圖策詞謂太極未有形今以一圖而爲形爲圖

則是有形矣回謂愀所疑如此則是聖人以一

奇一耦畫卦亦非也又誣詆通書似道德經則

肆無忌憚矣或謂愀本散村子兼善談命健啖

嗜犬肉世道衰而怪物作悲夫方回跋

宋宗伯徐先生存藳六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徐鹿卿撰

徐鑒序 萬歷甲寅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藳五卷 舊抄本

宋徐經孫撰

徐卬登序

雪窗集二卷附錄一卷 抄本

宋通議大夫守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宣奉大夫

孫夢著

陳塏序 嘉靖

孫應奎跋

彝齋文編四卷 舊抄本

宋海鹽趙子固撰

霽山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唐士恥撰

玉楮詩藁八卷舊抄本

宋相臺岳珂肅之著

自序曰予自戊戌酉游沔鄂庚子東游當塗歲凡三周裒彙詩藁得三百五十有八名以玉楮因爲之序昔宋人有刻玉爲楮三年而成一葉雜於楮葉中而莫之辨工益如是其巧也或從而笑之曰天地之生物自質自形日月之照臨風雨之滋澤寒暑之代謝亦惟因其固有而遂其本然使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

矣以人之僞象天之眞葢又如是其拙也今夫發於性情著於詠歌雕鏤腎腸摹寫月露旬鍛月錬以求其大巧夫誰不然至於風行水上渙而成文雲出岫間了非有意澄江淨練風雨滿城尙剷去華貴乎直遂茲巧也葢寓乎至拙之中匪徒工之所能孅夫以它山之攻昆吾之切追琢毫芒以取其象似故必待積月以致其力則其成也難遇物感形因時言志不責以浮靡惟取其自然故不待引日以全其天則其成也易彼三年而僅成一葉此三年而爲篇者幾四

百其巧與拙將誰實辨之木以不材壽鴈以不
鳴奔犧尊以青黄喪大瓠以浮游取覽吾卷者
其寘我於巧拙之閒乎嘉熙庚子閏月已丑晦
序
此集既成遣人謄錄寫法甚惡俗不可觀欲發
典自爲手書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無事遂
以日書數紙至望日訪友過海甯攜於舟中日
亦書數紙迨歸而畢通計一百零七版肅之記
棠湖詩藁一卷鮑以文手校本
宋岳珂撰

棋埜集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徐元杰撰

士君子有正主庇民之學所幸當其事之所難積誠所感既足以回事勢於危疑壬銷深忌乃竟殞其身於非命漢之蕭望之李固杜喬近日之棋埜是也望之以身捍恭顯固喬以身捍梁兾棋埜以身捍權臣或誅下廷尉死或同日以獄死或以非病死其死一也獄死者蓋甚明而非病死者至今未得明其尤可悲也夫梅埜蚤從朱文公先生之門人陳君文蔚游文嘗取正

於眞文忠公其學固已知大標本而心事眞切
禍福利害有所不入又其所素長也故自其對
大庭已純正不雜而其後入告又皆忠讜無隱
學者稱之淯祐甲辰適値權臣起復六館之士
譁然言於天子之廷天子疑焉公以二疏入對
經幄明白懇到上當帝心自是靡言不聽權臣
奪起復而杜立齋相游克齋召矣是時朝廷清
明衆正來會公論爲之大快臣知有忠子知有
孝士大夫知有邪正上之嚮公意日甚而身遂
危矣公年事未衰頤養無玷一旦遽罹一死中

外震驚行道之人莫不愀然以疑廟堂部寺監百執事皆爲之寢會輟食嗟夫孰不有死公之死亦異矣哉當時朝廷詔獄而憸壬身任折獄之責其事竟不得而明至今累年矣忠臣義士未嘗一日不寃之追論往事至有爲之泣下者近廷紳狂佞之夫忽唱異論謂公死寔蹈死且誣公以羽翼權臣曲學阿世而破千萬載公議之是非其疏一出萬口唾斥於公何傷而其人亡忌憚乃至於是重爲世道歎也公之子直諒直方文學氣節克肖厥父以公遺文求請序余

讀之盡卷其正大如望之其忠切如喬岳而其

沒又皆可憫故併論之淸祐己酉夏四月壬寅

朔後儀趙汝騰序

秋崖先生小藁四十五卷詩集三十八卷明刊本

宋方岳巨山撰

李原序

方謙序

秋崖先生小藁八十一卷舊抄本

宋方岳巨山撰